

中。國。皇。帝。后。宮。傳

百
位
皇
帝
后
宮
傳



ONE HUNDRED BIOGRAPHYS
OF THE EMPERORS AND
EMPRESSES IN CHINA

中国皇帝皇后百传



明英宗

远方出版社



目录



第一章	童昏皇帝	(1)
第二章	英宗北狩	(51)
第三章	北京保卫战	(93)
第四章	南宫复辟	(112)
第五章	正统年间的人民起义	(161)
第六章	瑕瑜互见的复辟后政治	(195)

AD41/c3



第一章 童昏皇帝



一、父皇西游

洪熙元年（公元 1425 年）六月十二日，二十七岁的皇太子朱瞻基在紫禁城奉天门即位称帝，改明年为宣德元年，大赦之下。史称朱瞻基为宣德皇帝或明宣宗。

据野史记载，宣宗朱瞻基降生前夕，时为燕王的朱棣梦见父皇授一大圭，上镌“传之子孙，永世其昌”八字。满月之日，朱棣前往探视，不禁大喜：“儿英气溢面，符吾梦矣！”杀进南京并夺取皇位后，朱棣更是对这个应梦而来的嫡长孙宠爱备至，时常将其带在身边，多次在众臣面前夸耀。一日，朱棣竟毫无顾忌地说道：“此他日太平天子也。”这种明确将来统嗣所在的天语纶音，无疑对加强和巩固太子的地位起到了重要作用。

永乐九年（公元 1411 年）十一月，年仅十四岁的朱瞻基被册立为皇太孙。自后，朱棣无论出征、巡幸，都将其带在身边，并先后挑选了胡广、金幼孜以及杨荣等名士为其讲授经史，即使在行军途中亦不停止。两年后，外藩朝贡，为煊示天朝神威，朱棣下令在皇家校场举行盛大的射箭比赛。皇太孙挽弓搭箭，连连射中，引来满堂喝彩。朱棣心中大喜，感到年轻的皇太孙全然不像其肥笨迟缓，不能骑射的父亲，其敏捷的身影中处处闪现着自己的影子。为了进一步考察皇太孙的文才，





朱棣将皇太孙召至御前：“今日华夷会聚，四海一体，朕有一句上联，汝试对下联——”朱棣沉吟了一会，口出上联：“万方玉帛风云会”。话音未落，皇太孙应声对曰：“一统山河日月明”。在场的文武大臣无不啧啧称奇。

皇太孙一改其父怯懦仁柔的形象，对任何有可能危及父亲太子地位的言行，总是毫不回避地予以反攻。一日，朱高炽奉命带领朱高煦等人到孝陵祭祖，皇太孙亦随同前往。由于太子朱高炽身体肥胖，脚又生疾，虽有两名太监左右搀扶，仍举步维艰，前后踉跄。紧随其后的汉王朱高煦见此景象，不觉冷声笑曰：“前人磋跌，后人知警。”此言一出，走在汉王身后的皇太孙立即接口：“更有后人知警也。”汉王回顾失色，内心大惊。

朱棣死后，朱高炽登基。自永乐二年册立太子至今，已整整二十个年头，其间，朱高炽上不能见爱于父皇，下不相容于诸弟，若非皇太孙强力支撑，太子地位几乎不保。而一旦登基称帝，其原始的本性便无可遏止地暴露出来。对于图谋夺位的两个弟弟，只知笼络，禄米一加再加；对于已成为太子的朱瞻基，则无端生疑，竟以祭祖为由，令太子长期据守南京。虽然朱高炽身体肥胖，行动不便，但在女人身上却身手不凡。由于居丧期间纵欲无度，加之服用大量春药，本就多病的身体迭受重创。结果，苦苦等待了二十年的皇帝宝座尚未坐热，即撒手人寰，一命呜呼了。

皇帝猝然驾崩，太子远在南京，汉、赵二王一直蠢蠢欲动，处在如此险象万端的危局，托孤重臣决定秘不发丧，派内侍海寿等人飞马南下，急召太子回京即位。尽管一切在急如星火而又严格保密的状态下进行，汉王朱高煦还是很快侦知了这一惊人秘密。经过一番短暂的利弊权衡，汉王立即派出一队杀手，自乐安州出发，意欲中途截杀太子。似是冥冥中自有神助，就在杀手们尚未出城时，太子朱瞻基早已超过乐安，杀手





们扬鞭奋蹄，直到良乡近在眼前，方恨恨而归。

六月初三日，亦即仁宗死后的第二十日，太子朱瞻基昼夜兼程自南京奔至北京良乡，并在此接受了继位遗诏。举哀发丧礼毕，未等汉王缓过劲来，太子朱瞻基早已袞服加身，并以大明开国后第五代令主的九五之尊，遥遥俯视天下苍生。

皇权更迭，政局不稳。这在汉王看来是上天赐予的千载难逢的夺位良机，于是秘密布置兵力，准备伺机发难。他首先派亲信卫士枚青等人悄悄潜入北京，意欲重金买通英国公张辅，诱使其成为起兵后的内应。孰料枚青等人刚刚跨入英国公府第，早已埋伏的锦衣卫官员一拥而上，将枚青等人死狗般捆住。汉王举兵夺位的阴谋终于无可避免地暴露出来。

宣宗在确切得知汉王意欲举兵谋反的情报后，顿时陷入左右两难的境地：若大举镇压，难免遭人口舌，枉背杀叔之恶名；若按兵不动，汉王必首先挑开战端，一场灾难将在所难免。权衡再三，宣宗决定派亲信太监侯泰前往乐安，对汉王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告诫其切莫因小失大，一失足而致千古遗恨。

早在枚青等人秘密奔赴北京的同时，汉王暗中约请山东都指挥靳荣，密定起兵之前的具体事宜，又在各卫所发放弓箭、刀枪、旗帜等，并把各郡县的良马强行征来，设立五军四哨。在任命了大批官员后，汉王决定首先攻取济南，然后杀奔京师。一切布置妥当后，朝廷的使者终于抵达乐安。

寒暄过后，侯泰将宣宗之意一一道出。话音未落，汉王早已憋不住，用力一拍几案，茶碗立时飞了起来：“靖难之时，没有本王拼死拼活，怎能夺取天下，又何来今日之太平盛世！可恨父皇竟听从小人奸佞构陷，将我徙封于此。仁宗只知对本王施以小恩小惠，全然不顾及兄弟之情，如今侄皇帝又动用祖制威胁本王，老子早受够了！”言毕，汉王抽出随身携带的宝剑，冰冷的剑锋闪电般在侯泰等人面前划过：“本王凭此一剑，横



行天下足矣！回去转告你们的主子，立即将夏原吉等奸佞之臣逮捕下狱，否则本王将举兵北上，以靖国难！”

侯泰早已被汉王的一通胡言乱语吓昏了头，回到京城后犹自眼冒金星，浑身乱颤，不敢以实情相告，随同前往的锦衣卫官员感到事态重大，立即将汉王的举动奏明宣宗。宣宗闻讯大怒，立即召见夏原吉、杨士奇等重臣紧急磋商平叛措施。

宣德元年（公元1426年）八月，汉王朱高煦效仿乃父当年，以“清君侧”为由，宣布起兵“靖难”，再圆一个“叔夺侄位”的美梦。但这一煌煌大梦注定要到另一个世界才能实现了，如今的宣宗帝早已不是当年那个优柔寡断的建文帝，而如今的汉王更非当年那个勇武果敢的燕王。就在汉王刚刚举起谋反的旗帜，宣宗立即下令平江伯陈瑄及指挥黄谦重兵严守淮安，以防汉王兵败南逃，又令郑、襄二王留守京师，然后统率大军，亲征平叛。

汉王未料及皇上竟然御驾亲征，顿时慌了手脚，原先约定的几支零散武装，闻听朝廷大军将至，立时作鸟兽散。随着大军的越逼越近，汉王自感末日将至，龟缩在乐安城中闭目等死。

大军开赴到乐安城北，宣宗立即下令封锁城中四门，随后将乐安铁桶般围住。宣宗命少师蹇义草就敕令，射入城中，令汉王出城投降。惶栗无计的汉王接到敕令后，自感抵抗下去只有死路一条，无奈只有归降请罪。

宣宗未费一枪一弹而彻底平息了叛乱，面对群臣“大义灭亲”的请求，思虑再三，决定免其一死，废为庶人，囚禁于西安门内逍遥城中。过了几年，宣宗念及亲情，亲自到囚所探望，孰料汉王竟然稳坐不拜。宣宗大怒，厉声痛斥。就在宣宗气呼呼转身欲走时，汉王突然用脚将其勾倒在地。宣宗遭此羞辱，立时恼了性子，当即命卫士抬来一口重约三百斤的铜缸，结结实实将汉王扣住，犹不解恨，下令在铜缸四周堆积木炭，



用火点燃，将汉王活活烫死在铜缸中。朱高煦被炙死后，其他诸子一并伏诛。一场皇家内部的纷争闹剧，终于画上了一个血淋淋的句号。

宣宗在位十年，明帝国曾出现过短暂的中兴，“吏称其职，政得其平，纲纪修明，仓庾充羨，闾阎乐业，岁不能灾”，史称“民气渐舒，蒸然有治平之象”。明代十六帝中，宣宗几乎以一个完美君主的形象出现在明史中，但其荒唐的废后之举，难免给史家留下一丝遗憾。

明
英
宗

宣宗原有皇后胡氏，贵妃孙氏，此外还有贤妃吴氏等十二妃嫔。在这为数不多的后妃中间，宣宗最宠爱的莫过于贵妃孙氏。

当年明成祖朱棣为皇太孙朱瞻基筹办婚事时，下诏选济宁人胡善祥为皇太孙妃，选邹平人孙氏为皇太孙嫔。原来胡氏是胡荣的三女，胡荣长女因才色双全被选为朱棣的宫妃，第三女便被选为皇太孙妃。孙氏是永城县主簿孙忠的女儿，生来美丽聪慧，当时仁宗皇后的母亲、彭城伯夫人也是永城人，与孙忠家有往来，十分喜爱这个容貌姣好的女孩。后来永乐帝为太孙选妃，彭城伯夫人便推荐了孙氏，永乐帝令当时还是皇太子妃的张氏在宫中抚养年仅十岁的孙氏，七年之后皇太孙结婚时，孙氏被选为皇太孙嫔。孙氏从一个县城主簿的女儿，入宫后成为百里挑一的皇太孙嫔，后来随着瞻基即位，胡氏为皇后，孙氏为皇妃，她已经够出人头地的了，但仍不满足，一心想当皇后。这位孙氏不仅姿色迷人，而且工于心计，很讨朱瞻基的喜欢。起初瞻基对两位夫人并没有什么偏爱，但随着时间和年龄的增长，瞻基对第二夫人孙氏的宠爱逐渐超过了第一夫人胡氏。孙氏与胡氏有贵妃和皇后的区别，不论是名份还是地位，孙氏都比胡氏差一级。孙氏是个不甘屈居人下的女人，很想把排在前边的胡氏赶下去，自己做第一夫人、大明帝国的皇后。但永乐帝和洪熙帝在世时，她不得不暂时收敛自己的野心，否



则便会因此被赶走。后来朱棣和高炽相继去世，对她极为宠爱的朱瞻基当了皇帝，孙氏便以她特有的精明，设法挤开胡氏。表面上她对胡氏十分恭顺，做得像心甘情愿地低人一等；暗地里却在积极活动，寻找机会。

青年皇帝朱瞻基颇好巡游之事，胡皇后觉得有些不妥，便规劝瞻基不可过分，引起了瞻基的不满和厌烦，他经常在母亲面前发牢骚，嫌胡皇后多事。孙氏却从未劝过瞻基，为了巩固瞻基对她的宠爱，她从来不做使瞻基扫兴之事。

瞻基自然明白孙氏的心理，他也想将美丽聪慧、令他着迷的孙氏立为皇后，无奈胡氏已在他即位时被立为皇后，如果没有充分合适的理由，是不能随意改立皇后的。好在瞻基比孙氏更为精明，与孙氏密切配合，一步一步地实现目的。二人都明白，要想改立孙氏为皇后，既不能操之过急，又不能搞得太露骨，首先必须得到瞻基的母亲、皇太后张氏的许可。于是二人想了个办法，首先试探一下皇太后的态度。按照明代的制度，作为皇后既有金册（即册立皇后的金册），又有金宝（即皇后的金印）；而皇贵妃则只有金册，没有金宝。以此来区别皇后和皇贵妃的等级。宣德元年（1426）五月，瞻基和贵妃孙氏经过一番密谋，由瞻基出面向太后请示：当初胡、孙二人同时为皇祖选为妃、嫔，名位上相差不多；如今一个是皇后，一个是贵妃，一个有册有宝，一个有册无宝，相差得太多了。是否可以赐给孙妃一个金宝，让她与胡氏的名位差不多，希望母后来决定。

张太后早年跟随朱高炽监国，颇有历练，养成了一些善处大事的才干。瞻基和孙氏的把戏，她如何不知？尤其是瞻基平日张口闭口敬守祖制，如今却为点小事作借口，想改变祖制，太后早已看透了二人的用心。当初她在宫中养育孙氏时，就对这个善伺人意、过于灵慧的小女子不太喜欢，倒是胡氏沉默大方、颇能容人的大家风范更让她喜欢。但她更了解儿子的禀



性，瞻基是个胆大敢为、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青年人，如果不答应他，他还会想出更多更大的借口来力争。同时张太后也十分喜欢自己的儿子，认为即使孙妃有了金宝也还是孙妃，名位稍优，但并未超过皇后，因此赏予金宝也未尝不可。想到这里，太后勉强答应了瞻基的请求，派人特地为孙妃铸造了一颗金印。

瞻基和孙氏赢了第一局，又为下一步做打算。要想废掉胡后，改立心爱的孙氏为皇后，关键的前提是，找出胡后身上不配当皇后的明显短处，再设法使孙妃身上有个配当皇后的明显长处，以明显的优势将胡后比下去，事情就好办了。胡后的短处极易找到，她多年不育，未给皇上留下子嗣，不能为皇帝传宗接代的女人不配做皇后的。这一条用在皇后身上固然合适，然而孙妃和皇后一样，也没生过孩子，当然也就不配做皇后。看来这一条对孙妃不利，只好另求妙法了。

可是除了生育之外，瞻基实在想不出有什么能使胡、孙二人分出高下的招法，只好又回到原来的思路，仍然围着生育一事打主意。朱瞻基毕竟是朱瞻基，他是帝国最有权势的人，宫中又有那么多足智多谋、机敏干练的宫人替他做事，又有什么事能难倒他呢？胡后和孙妃未曾生育，但在当时皇宫里，与瞻基有过性关系的宫女很多，她们之中有人怀了皇上的孩子。

宫女替皇帝生了皇子，就会得到皇帝的宠爱，待遇和地位都会随之大为提高，未生皇子的宫女出于嫉妒之心，往往暗中设法杀掉皇子甚至同时怀孕的宫女也相互倾轧，谋害对方。这种古老而残酷的宫廷斗争，在明代颇为盛行，以至于象瞻基那样的风流天子，十几年中只有二子二女保留下来。起初孙妃极有可能参预这样的“竞争”，如今不同了，她需要一个皇子。于是在一些心腹宦官、宫女的参预下，将别人生下的皇子据为己有，终于抢在胡后之前“生出”了皇长子朱祁镇。这些人真可谓神通广大、身手不凡，他们将此事做得干净利落，以至于



别人顶多只能怀疑皇子并非为孙妃亲生，而这位皇子的生母是谁、又是怎样被人夺走皇子后销声匿迹的，则无从考查了。

宣德元年孙妃还同胡后争平等，索金宝，宣德二年孙妃便生了皇子，此人争夺皇后的进程可谓神速。至于皇长子是否为孙妃所生，别人不知道，经常与孙妃打得火热、同眠共枕的朱瞻基不会不知道。此事乃是他与心腹宫人策划的瞒天过海之计，如今有了着落，瞻基自然满意。他立即顺水推舟地向外廷公布了孙妃生子、皇帝有嗣的消息，同时也对孙妃更加宠爱了。

“立嫡以长”和“母以子贵”是封建社会中十分重要的道德法规，孙妃生的皇长子要立为皇太子，而孙妃作为太子的母亲也应该被立为皇后。外廷群臣当然明白这一点，他们也对宣德皇帝亲孙妃、疏胡后之事早有耳闻，如今孙妃先生了皇长子，皇上又是那般高兴，其中的缘故谁人不知？于是一些眼明手快的侍臣在皇子出生八天之后，便纷纷上疏，有的请求立皇长子为太子，有的请求改立孙妃为皇后。其实二者是一回事。瞻基见到上疏，他为外廷所造的声势感到满意。

身为皇后的胡氏听到孙妃生子的消息，知道自己在这件事上被人占了先，即使以后再生皇子，也永远赶不上孙妃了，加上内外宫中已经刮起了早立太子、改立皇后的风潮，眼见得瞻基一天天地疏远自己，便知趣地向瞻基请求立皇长子为太子，改立孙妃为皇后，自己有病，愿意辞位。瞻基见胡后自己提出了这种想法，心里自然高兴，可谓正中下怀，但表面上仍装出不以为然的樣子，对胡后的提议未置可否。

孙妃更会做戏，听到胡后的辞位的提议，居然假惺惺地逢人就讲：皇后病好了自会生育，我的孩子怎么能抢在皇后的孩子之前呢？

瞻基和孙妃虽然赢了第二局，但改立皇后的条件尚未十分成熟，还须要创造更为充分的条件。目前最为棘手的问题有



三：一是道德舆论，以封建社会的道德标准而言，“宠艳妃而废元后”，作为一个君主是一种极大的失德（或称缺德）行为，弄不好会被列为荒淫无道之君，遭到正人君子的歧视和唾骂；二是张太后并未同意改立皇后，尽管瞻基已经屡次将长子抱给太后看，老太后也十分喜爱这个长孙，但对废胡后立孙妃的舆论好象没听见，对此事始终未做任何表示。第三是多数文武重臣对此事也未明确表态，杨荣倒是一马当先地表示应该废胡立孙，但并未得到其他人的响应，杨荣见他的提议在高层人士中反映冷淡，便也有些泄气。

瞻基不得不亲自出马了。他权衡了一下形势，做出了决定，一是要设法避开“废后”的举动，免得给自己造成不好的名声；二是必须获得太后的同意和支持；三是必须争取文武重臣的支持和帮助。瞻基是个颇有才略的人，做事一向有板有眼，从不乱来。他对废胡后立孙一事采取了如下的步骤，先争取太后的同意，再用太后这顶大帽子来压迫群臣同意，然后再让群臣替他出主意，想办法，圆满完成改立皇后的活动。

主意打定，瞻基先找太后请示：孙妃生了皇长了，群臣和胡后都请求早立太子，改立皇后，母亲您看这事怎么办？张太后深深叹了口气，他知道儿子打定主意要做的事，谁也拦不住，况且事实和外界舆论都对孙妃有利，儿子请示她，不过是个样子。没办法，张太后只好同意了瞻基的请求。

母亲这关一过，瞻基立即召来君臣商议此事。几位核心人物到来后，瞻基开门见山说道：“朕三十岁还没有儿子，如今幸亏孙贵妃生了儿子，历来的规矩都是母以子贵，过去也有这样的先例。只是这样一来中宫皇后应该如何处置呢？”见无人搭话，瞻基又顺嘴编了几件皇后的过失。杨荣最善于领会皇上的用意，立即抢先答道：“有这几条过错就可以废掉她。”自从袭取赵王的建议未被采纳，杨荣总觉得自己皇上面前讲话不如杨士奇等人有分量，因此这次想抓住机会、讨得皇上的欢



心。瞻基觉得杨荣讲话太露骨，转头问别人：“废掉皇后，前朝有先例吗？”蹇义回答：“宋朝的仁宗曾将郭皇后降为仙妃。”瞻基很希望别人也同意蹇义讲的例子，将胡后降为贵妃。不料竟也没人附和，瞻基只好问张辅、杨士奇和夏原吉三人：“你们几个怎么不说话？”杨士奇这才抬起头，闷声闷气地答道：“臣对皇上和皇后，就如同孩子对待父母，如今中宫皇后就是母亲，我等群臣就是孩子，孩子们哪有资格商议废掉母亲呢！”瞻基一听，不禁暗暗吃惊，他瞪大眼睛瞅着士奇，这哪里是什么母子之论，分明是对他的变相抗议！瞻基没想到他的首席近臣竟让他如此难堪，气得脸色都变了。但士奇的话在封建道义上句句占理，无法反驳，瞻基只好暂且忍住。他又问张辅和夏原吉怎么想的，二人“这个，这个”说了半天也没说明白，最后只好说：“这件事很大，请容臣等详细计议再向皇上禀报。”其实二人心里很想同意皇上的主张，但碍于士奇讲得子不得议母之说，不好表态。瞻基将他所担心的舆论问题说出来：“此举不会受到外界的评议吧”，他还想劝导近臣为他此举出主意，胆小忠谨的蹇义谦恭地说：“过去也有这种事，外界哪能评议呢！”杨士奇立即反驳：“宋仁宗废掉郭皇后，孔道辅和范仲淹率领谏官数十人请愿反对，全被罢官，史书至今记为贬事，哪能说外界没有评议呢！”蹇义受了抢白，一时语塞。士奇此话明为反驳蹇义，真正的含义却是在声明，皇上废掉皇后一事，日后必遭史书的贬斥。在场的人都听明白了，可是连皇帝都对士奇的强硬态度感到无奈，别人就更不用说了。讨论改立皇后的第一次御前会议，就这样不欢而散。

出宫的途中，杨荣和蹇义对夏原吉和杨士奇说：“皇上早有此意，我们几个人是拦不住的，你们又何必那么认真呢？”士奇没言语，他对杨荣和蹇义处处围着皇帝转、不敢直言进谏有些瞧不起。夏原吉倒觉得杨荣的话在理，但他认为事情应该做得更完善、更圆满，“应该商议一下怎样安排中宫皇后。”原





吉说。“今天讲到皇后的过错，没有一条是应该废掉的罪名。”士奇仍然坚持自己的立场。几个人的途中会议还是没有结果，但士奇的最后一句话，却被杨荣记住了，不错，皇后如果有了更合适的罪名，不就可以被废掉了吗？回到家里，杨荣连夜琢磨和编造了一些皇后的“严重”罪名，写在纸上，揣进怀里，准备有机会递上去。只要皇上愿意，臣下就应该顺从，何必与皇帝做对呢？这是杨荣的一贯政治哲学。

第二天一早，瞻基只将杨士奇和杨荣召到皇宫西侧的西角门，他很清楚，群臣之中，士奇和杨荣最有谋略，也最有影响，只要他们二人同意，群臣这一关就不难过了。他问二人：“你们商议得怎么样了？”杨荣早有准备，伸手从怀中摸出一张纸递给瞻基，上面居然列了皇后二十条罪状，但几乎全是诬蔑诋毁之词。杨荣自以为有功，颇为得意地对瞻基说：“就凭这些罪名，就可以废掉皇后！”不料瞻基才看了二三条，便突然变了脸色说：“皇后什么时候做过这些恶事，难道宫中没有神灵照鉴吗？你怎么会编出这么多罪名呢！”杨荣好像挨了一闷棍，吓得赶忙低头请罪，他为自己的失算感到懊悔，同时又对此大惑不解：皇帝要找皇后的过失，杨士奇昨天还说那些过失根本不顶用。今天我编造了这些颇有分量的罪名，皇上反而申斥我，我有什么不对的呢？他不明白，瞻基虽然想废掉胡后，但毕竟还念二人的夫妻之情，当然不能容忍杨荣过分诬陷胡后。同时，他对杨荣过分露骨的提议也有些不满。

瞻基又问杨士奇：“你说怎么办？”士奇还是老观点，举出汉光武帝和宋仁宗废了皇后、晚年后悔的例子，劝瞻基慎重从事。瞻基拉长了脸，一声不吭。第二次小型御前会议又是不欢而散。

瞻基下决心要使杨士奇转变态度，他颇有耐心地再次召见杨士奇，征求意见。士奇也深知瞻基是个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青年皇帝，这样硬顶着也没用，于是便抬出太后的招牌来与瞻





基周旋，他以为太后肯定不会同意此事的。不料瞻基告诉他，废胡立孙正是太后的意思。士奇知道瞻基肯定设法说服了太后，他也就没有更为可靠的同盟者了，杨荣说得对，皇上早已铁了心要废胡立孙，别人谁也拦不住。可如果皇上再问此事，自己又该如何回答呢？

瞻基同样深知士奇和杨荣的为人性格，杨荣总是顺从皇帝，但不计后果，对一些私事不能拿出令人满意的意见。杨士奇则从不轻易顺从或反对皇帝，但他做事顾全大局，一旦顺从皇帝，就会为之筹划出较为完善可行的方案。因此瞻基在改立皇后这件事上，必须依靠杨士奇来为他做工作。

过了几天，瞻基挥退左右人员，将士奇单独召至文华殿，再次问他如何处理此事。杨士奇还是摇头，瞻基询问再三，士奇半大才抬头问瞻基：“胡后与孙妃关系如何？”瞻基明白士奇已改变态度，便说：“二人关系和睦，相亲相爱。但是朕看中皇长子，有位算命的人说，皇后命中注定无子，因此我才想改立皇子的母亲为皇后。皇后如今病情见好，孙妃每天都去探望，十分殷勤。”士奇这才讲出了自己的打算：“可以乘皇后有病的机会，设法开导她辞让皇后的名位，这样一来，二人一升一降都合乎礼法，皇上的恩眷也不受影响。”瞻基听罢，不禁点头称是，觉得还是杨士奇有办法，又忠诚可靠。

瞻基按士奇出的主意做了，过几天又召见士奇，告诉他：“你的主意果然不错，皇后欣然辞位，孙妃坚持不受，皇太后也不同意皇后辞位。但是皇后还是坚决辞让。”士奇知道事已至此，已经无法挽回了，这位忠诚的老臣怀着对无辜皇后的同情，郑重地对瞻基说：“如果真是这样，就请陛下您平等对待两位皇后。过去宋仁宗虽然废掉了郭氏，但待她恩意加厚。”瞻基见士奇语气有些低沉，知道他为皇后不平，不觉受了感动，便也同样郑重地对士奇说：“好吧，我不会食言。”到此为止，改立皇后之事才算定下来，瞻基为此下诏：



皇后胡氏，自惟多疾，不能承祭养，重以无子，固怀谦退，上表请闲。朕念夫妇之意，拒之不从。而陈词再三，乃从所志，就闲别宫。其称号、服食、侍从悉如旧。贵妃孙氏，皇祖太宗选嫔于朕，十有余年，德义之茂，冠于后宫。实生长子，已立为皇太子。群臣咸谓春秋之义，母以子贵，宜正位中宫。今允所请，册妃孙氏为皇后。

胡氏被迁出了正宫，退居长安宫中，赐号为静慈仙师；孙贵妃则堂而皇之地登上了皇后的宝座。虽然诏书里讲的皇后力辞，贵妃谦让，最后贵妃迫不得已才就位皇后的，但是宫内宫外的许多人知道皇后辞位并非自愿，而是被迫的。瞻基的诏书真是欲盖弥彰，史书上记载，皇后“无过被废，天下闻而怜之”。太后更是如此，她非常怜惜胡氏，常把胡氏召入清宁宫和自己同住。内廷举行宴会，太后也总是把胡氏的座位安排在孙后之上。这种安排倒常常使现任皇后孙氏怏怏不乐，但碍于太后的情面和地位，她也不敢有什么动作。

废后胡氏就这样在后宫中平静地生活了七年，终于郁郁而逝，死后以妃礼安葬。天顺七年（公元1463年），英宗病危时，其皇后钱氏终于揭开了这一鲜为人知的秘密：“皇上非孙太后所生，实宫人之子，死于非命，久无称号。胡皇后贤而无罪，废为仙姑。其死也，人畏孙太后，殓葬皆不如礼，胡后位未复，惟皇上念之。”英宗如梦方醒，立即下诏追谥胡氏为“恭让诚顺康穆静慈章皇后”，并以皇后之礼重新安葬。

瞻基改立皇后一事，虽然表面上做得很象样，但当时即有人认为这是他的失德之举，瞻基自己也知“宠艳妃而废元后”的丑名，他是脱不掉的。瞻基是个自尊心和虚荣心都很强的人，他也感到这件事的确有损于他作为一个英明君主的光辉形象。其实这件事本身倒充分显示了瞻基非凡的政治才能，他无愧于“风流天子”的称号。瞻基后来对此事也有悔意，曾经自



我辩解：“这都是朕年轻时干的事。”尽管这个辩解很乏力，倒也说明这位“风流天子”还有点常人的良心。

宣德十年（公元1435年）正月初三日，一代英王宣宗皇帝在紫禁城乾清宫进入弥留之际，他竭力睁开迷蒙的双眼，浑浊的双眸闪烁着丝丝不安，他似乎要交待什么，但最终又将到嘴的话咽了回去。因为他内心十分清楚，经过十年的苦心经营，国家表面上宇内升平，一派繁华景象，但故元势力犹存，一旦犯边入侵，一场灾难势所难免。太子虽然聪慧，但即使是超级治国天才，以八岁之龄也无力挑起这副重担，何况留给太子的并不是一个铁桶江山。为了使刚刚有点起色的治平之象继续下去，更是为了皇权的顺利更迭，宣宗死前留下遗诏：“皇太子祁镇嗣皇帝位。诸王宗室悉遵祖训，谨守藩国。嗣君年幼，惟望圣母皇太后朝夕教训，尔文武大臣尽力辅导。”言毕，撒手归西。

宣宗死后，谥曰“宪天崇道英明神圣钦文昭武宽仁纯孝章皇帝”，庙号宣宗，人葬景陵。皇太子朱祁镇尚未从丧父的悲痛中解脱出来，即被群臣强行簇拥到龙椅上。祭天告地，死追活封礼毕，随即开读登基诏书，以明年为正统元年，大赦天下。这个八岁即位，一度被俘，过了一把太上皇之瘾后又再度夺位称帝的“两朝天子”，史称正统帝，或天顺帝，或明英宗。

二、冲龄登基

宣德九年（1434）十二月，年仅37岁的明宣宗在人生的旅途上已迈进终点，心身疲惫，倦勤不朝，沉疴在身了。这月的初一，照惯例当享太庙。这是祭祀列祖列宗请求赐福臣民的重大典礼，必须由当今皇帝主祀。这套礼典相当繁复。太常寺等衙门事先筹备的甘苦且不用说，就是皇帝本人也要折腾几天，难以消受的。前期五日，要亲诣牺牲所视牲；前期三日，